

侠 谍

钦志新



侠 谍

12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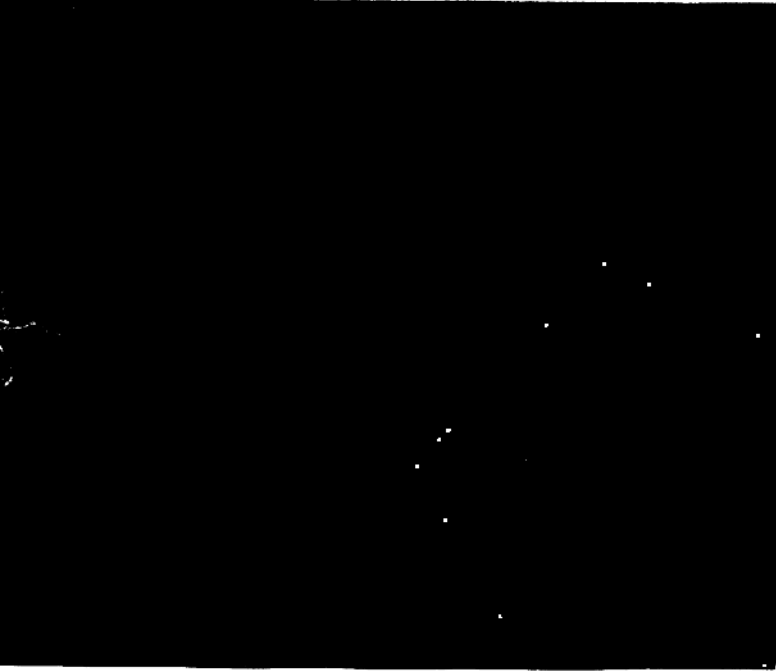
2615

3

钦 志 新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BK64122



侠 谏

钦志新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5插页2 字数154,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300册

ISBN 7-5346-0012-X/I·7

统一书号：10352·075 定价：1.15元

责任编辑 王建一

目 录

侠谍	(1)
侠仇	(117)
侠少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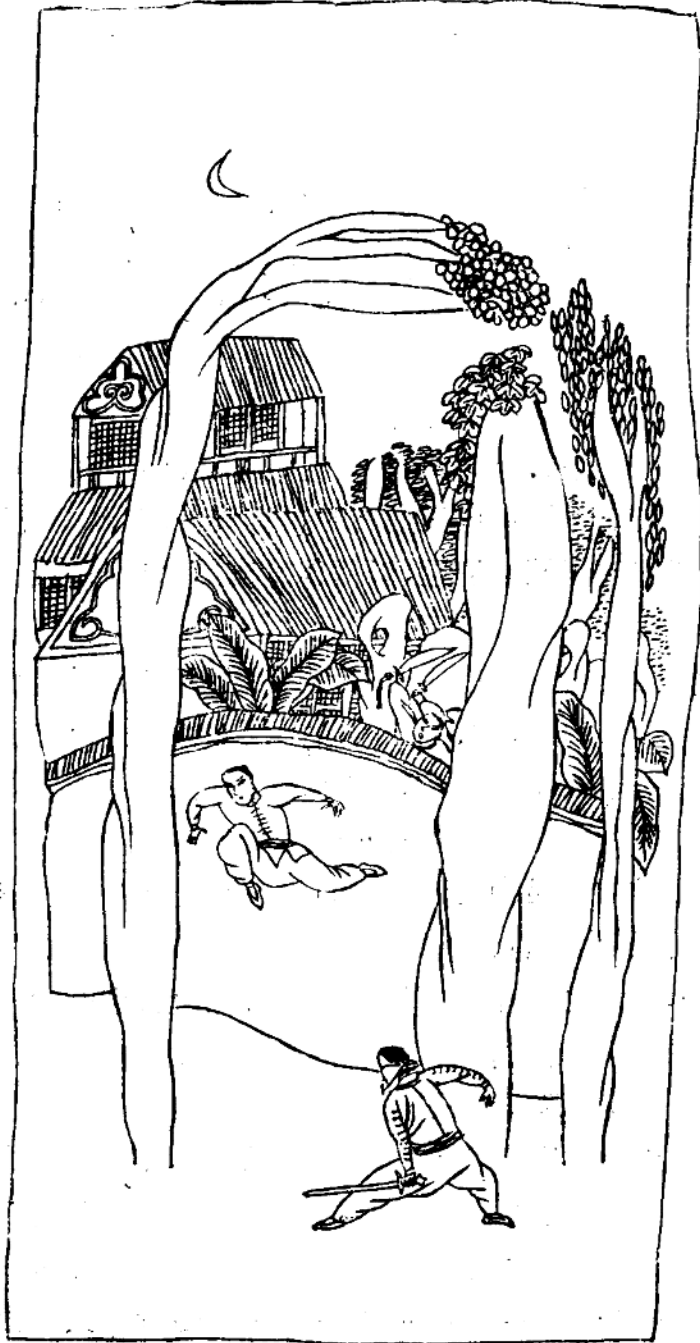
一、真假忠王遗书

琴弦城以横穿而过的七条河流状如琴弦而得名。紧傍着它的巨屏似的伏牛山，挡住了寒冬的西北风，使这里的气候温暖宜人。北面二十里外的长江和山前那弯月似的映山湖，用它那清冽的水浆浇灌着大地。由于物产丰富，人文荟萃，该城的风貌，就远非一般小城可比。只见城中三步一桥，五步一景，那宝塔寺院、亭台楼阁、园林水榭，相映成姿，显得幽雅恬美，古色古香。于是，那宦囊饱满的达官贵人，财源茂盛的巨商大贾，都爱在这里买地造屋，以便作急流勇退后的逍遥乐。

在这外来户中，最煊赫的就要数曾家。宅主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后回乡组织湘军，成了清廷镇压太平军的得力鹰犬，被封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翎。这文臣封侯，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例哩！

曾国藩老谋深算，加官进爵后，接连办了两件事：一是裁减湘军，这自然是向清廷表白自己不敢居功拿大；二是花费巨金在琴弦城西隅营建宅第。这座私宅，气魄宏伟，式样古雅，园林假山、亭台楼榭都极富江南风味，落成后，别的大户人家都自叹弗如。不过曾国藩本人官场忙碌，无暇南下，长子纪泽等也随任过活，只好让义子曾承泽一人撑持该宅门面。这样做，在达官显贵家乃属常事。怪的是，曾承泽年方十八尚未成婚，却养了一大群仆役，其中又多为当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的亲随。曾家还重金聘着两名武林成名人物，给曾承泽传授武功，此外，还配有领班护院师爷两名，其他护院武师数名。气魄

既大,开支自然可观。有了解曾国藩的,知道他是个极精于算
计的官僚,如此铺排着实叫人觉着蹊跷……



同治六年的一个仲秋之夜，曾府突然响起一片叫嚷声：“有人放火！”“抓住他，别让跑了！”接着，那些扯刀提枪的护院师爷、仆役亲兵纷纷冲出屋子，在朦胧的上弦月光中追赶一条黑影。黑影虽然矮小，却身手敏捷，甚是厉害。当几个人打斜里过来，眼看要把他截住，他却手一扬，接连打出几颗飞黄石；在身后“哎哟哟”的痛叫声中，他连奔带跳跃上了高高的围墙，随即跳出大院。几个护院高手紧追不舍，一连几个纵跳追到了跟前。那黑影一不做，二不休，“嗖”地拔出背上的宝剑，与追来的人乒乒乓乓打了起来。黑影武艺娴熟，虽被围在正中，却左腾右挪，指东打西，全无惧色。只是护院师爷全系武林高手，交手一久，黑影渐渐感到不支。正在危急之时，附近突然窜出一个蒙面人，剑光闪处，已有一个护院师爷滚翻在地，另外几个人不由得一愣。蒙面人喝声：“快跟我逃！”率先冲出去，那黑影也趁势跟着逃跑。几个护院师爷醒过神来忙呐喊着追赶，只见一道白光，一个护院师爷已被钢镖打中面门。其余的怕追上去照样吃亏，踟蹰着不敢向前。顷刻，两个领班的护院师爷也追出来了。他们朝手下斥责了几句，杀气腾腾地再去追人，一看，哪里还有踪影！只得骂骂咧咧挽着受伤的同伙回去。

那两个人，一路往西北飞奔，直到钻进山脚下的树林子，才放下心来，各把宝剑插入鞘内，相互攀谈起来。那放火的是名少年，长得瘦骨嶙嶙，他说自己叫周小忠，今年十五岁，父亲周荣是此地乡村拳师。他六岁那年，武当派大侠铁板道人郭济元来此游山，与父亲结识。父亲慕铁板道人名声、武功，令小忠拜在道长门下学艺。从此小忠离乡背井随师学艺。一晃将近十年，师父见他思家心切，打发他回家探亲。回乡后，方知父亲因参加太平军，兵败后被曾国藩杀害。他一怒之下，打算先

烧曾家在此地的贼窝，然后北上去取老狗曾国藩之命。谁知翻墙进宅后刚点火，即被护院师爷发觉，只得仓促逃出……蒙面人听了，顿时高兴地抱住了小忠。原来他是有名的剑侠齐四，前几年也是周小忠这般大时，参加了太平军，作战中曾用溜步打赢了武功高强的清兵统领，从此在江南名声大震。太平军兵败后，他流落江湖，专干杀富济贫之事，名气更大了。他高兴了一阵，愤愤地说：“你爹爹当年我也见过面的，是条好汉。我们太平军被清妖杀死的兄弟姐妹、男女老少有千千万万啦，一千颗曾贼的头也换不过来！……眼下我到这里有一件紧要事要办，正愁缺少帮手，有你最好。嘿，我爸爸齐有光、姑姑齐秋霞都是甘凤池的徒弟，甘凤池老人家又是铁板道人的师叔，你我皆艺出武当，论辈分还是师兄弟哩！”周小忠早听师傅说过甘凤池的事，今番齐四道出这层关系，劲头更大了，仰着脸问：“齐师兄，你有什么更要紧的事要办呢？能告诉我吗。”“嗯……”齐四想想，叹口长气道：“说来话长呢，你先随我住下，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周小忠也知道这里不是说话之地，便欣然跟着移步。

两人沿着山脚下的林间小道往南，不一会来到南坡边的一座小庙——三官堂。庙里平日十分冷清，只逢年过节才有善男信女供奉香烛瓜果。正间摆着天官、地官、水官的泥塑金身，两厢空着，也没有看管香火的庙祝。齐四把东厢房权作卧处，点上蚊香，然后招呼周小忠坐到草席上，从包里拿出几个大饼，待两人大口大口吃光了，齐四才把此番采意说出。

原来不久前，曾国藩又因屠杀捻军有功，被清廷授予武英殿大学士，调保定担任权可倾国的直隶总督，统领着保卫京师的几十万军队。齐四听说后，气愤难忍，打算北上行刺。途中进客栈住宿时，发觉一名小贩模样的中年旅客似曾相识。后来忆

起这家伙是过去交战时照过面的曾国藩亲信护兵，就在半夜时分潜进对方房间，点了他的穴道，搜到了一封家信。那是曾国藩写给在琴弦城的义子曾承泽的，信中叮嘱曾承泽将昔日命他藏于檀香八宝盒中的李秀成自述书真迹立即烧毁，不得耽搁片刻。齐四有点儿不解，就把那护兵穴道解开。护兵被触到喉结上的剑尖所逼，只得实话招来，说曾国藩交给西太后和同治小皇帝的李秀成自述书，是经过删改命手下人模仿忠王笔迹炮制的，而真迹藏在琴弦城里新建的宅第内。这次曾贼只是叫他改扮行装去送信，他连信的内容都不知道，自然更无法说清楚为什么要烧毁那东西了。齐四略一思忖，觉得打听不出更多的东西，于是给护兵点上穴道，背到荒野里，系上石头，丢到河里去喂王八。之后，他急匆匆返身南下。他原以为，凭一身本领，从纨绔子弟手里抢件东西易如反掌，到这里听说曾府高手云集，方悟出曾国藩明为教子、实作保护檀香八宝盒计，于是今夜先来探探虚实。

周小忠听了，眼睛眨巴眨巴，有点儿不明白，忍不住问：“曾贼为什么要把忠王的文章藏了，把假的给皇帝呢？”

“哼，这无非一为忠王脸上抹黑，二为表功！”齐四忿忿地往席上捶了一拳。“你跟着师傅在山里修炼，不清楚尘世间的事。谁都知道，忠王是天王最信得过的人，忠王南征北战，建立苏福省、保护幼天王冲出天京，立下了多少大的功劳哟！可是，清妖却四处宣扬，说什么忠王在监牢里写了遗书，已向清妖悔过……活着的弟兄们听了都觉着憋闷哩！现在明白了，那是曾贼故意瞎编派，往忠王脸上泼脏水哩！你说，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忠王金子般的心，我能不把忠王真正的自述书夺回来吗？”

周小忠有点儿明白了，眼睛又眨巴了几下：“曾贼既然藏

得人不知、鬼不觉，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了，怎么又想到要烧毁？”

齐四摇摇头：“曾贼一肚子坏水，谁猜得着！不过，忠王的自述书要尽快抢回来，说不定曾贼会再派人送信的，一旦烧毁就坏事啦！”

“是啊，是啊！”周小忠连连点头。“可怎么弄出来呢？”

对此，两个人琢磨了好一会，也没个妥善之法，眼看夜已很深，只得第二天再说。

二、奇怪的卖艺姑娘

翌日清晨，两人睁开眼睛，各自练了一会功夫，打算上城去吃早点、摸行情。周小忠正要抬脚，齐四说声“慢”，解开两身衣服，一身丢给周小忠，一身自己穿上。周小忠看那齐四，圆面盘，浓眉毛，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既高大又英俊。他回顾自身打扮，却是个可怜巴巴的小厮角色，就开玩笑说：“师兄，你办事真不公平，把自己扮成衣冠楚楚的武相公，让我当你的跟随。”齐四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逢场作戏嘛，要不我俩换一换。”这一高一矮两个人，能把正合身的衣服换着穿吗？周小忠只得伸舌头做鬼脸。齐四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一对师兄弟就这样劲抖抖地进了城。他们先去点心店，吃了一碗漂着蛋皮的馄饨、两客油光光的生煎馒头，抹抹嘴踏进茶馆，泡上茶，打算从茶客嘴里套点行情。不一会旁边坐上来一个老头，齐四先一声尊称行了礼，然后打听熟人。那老头见他打听的人全都和太平军有瓜葛，生起疑来，仔细打量对方一番，才说：“他们都当了长毛，被官府拿过砍了脑袋，足下怎么认识他们的？”齐四怕露破绽，连忙掩饰道：“我哪里认识，只听说他们有点功夫，想借游山之便拜访一下，既然死了就算啦。”“唔……”老头又疑惑地望了望他俩，才低下头去喝自己的茶。齐四眼见不是路，勉强喝光一壶茶，招呼周小忠匆匆出了店。他用眼梢窥视，发觉老头的目光盯着自己，心里想，清妖对太平军视如洪水猛兽，恨不得斩尽杀绝，而今太平军已兵败数年了，老百姓还谈虎色变哩！

齐四一边想，一边和周小忠想往城中心走去，当路过曾府门前，两人忍不住放慢步子，望着那高墙深院生出了愁思。忽然间，不远处爆发出一阵阵笑声，二人心中生奇，大步赶过去。只见一块宽阔的平地上，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几百名看客，大概在观赏卖艺的出洋相。齐四没有那分闲心思，周小忠由于孩子家好奇，禁不住向一个高个子中年人打听。那人说道：“有趣呢，里面那个女的别看年纪轻轻，功夫却好，在地上摆下十贯钱，扬言谁有本领打赢就掳去，否则照付十贯。刚才已有几个小伙子想去碰碰运气，看上去蛮有功夫，却不知怎么的，才动手，就都跌了个嘴啃泥。”周小忠听了，心里明白那女子必定有点真功夫，只是瞧不起她以此从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子手里骗钱。齐四倒深思起来，他想，那卖艺女子难道不知道在曾府附近显本领，会招惹府内高手出来吗？他打算进去看看是何许人物，就朝周小忠说：“我们往里面去！”周小忠见师兄有雅兴，更来劲了。那些挡在面前的看客自然不肯让路，可两人有的是功夫，一运气，浑身坚硬如石。他们扛着肩直往里闯，那密集的人墙不由得闪开一条通道……

这对同门师兄弟挤进内圈后，打量起中间那亭亭玉立的卖艺姑娘来：她约在十七八岁年纪，瓜子脸，柳叶眉，两颗明星似的眸子闪闪发光，鼻子玲珑小巧，微抿的嘴唇恰如樱桃，嫩润润的脸皮，犹红似白，就象桃花一般，脑后拖着一条粗而亮的发辫，身穿粉红色丝绸灯笼衣裤，背上插一宝剑，真是英武中透出妩媚，妩媚中更显英武。这模样，别说周小忠平生未见，就连在江湖上闯荡多年的齐四也头一遭看到。齐四一瞥姑娘脚边十吊铜钱，正想劝她离开这里，突然传来了气势汹汹的声音：“让开，让开，哪个小妞在这里班门弄斧？”齐四转头看去，只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穿着皂色拳衣拳裤的黑壮汉子，

齐四见多识广，识得黑壮汉子所使的是明代大将戚继光倍加赞扬的“绵张短打拳”，且确已练到了功底厚实的地步，只怕姑娘吃亏。却见人家如没事人一个，脸带微笑在黑壮汉子前面晃来转去，那么多“冰雹”都落进大海里去了。他渐渐看出名堂，于是放下心来，朝旁边全神贯注的周小忠说：“她和你我同门，现在是虚与周旋，很快要以柔克刚了。”“嗯。”周小忠会意地点点头。

果然，当黑壮汉子用“绵张短打拳”一连发过二三十招后，姑娘“嗯”地一声，瓜子脸板了起来，随即施展出武当象形拳之一的“武当圣猴拳”。她一招“弥猴分果”化掉黑壮汉子的肘打“猛虎出山”，跟着轻施玉臂连进三着：献寿、偷桃、掏核，那“猴爪子”直在对方面门前转。黑壮汉子顾着保护眼、耳、鼻，连连退后让过三招。三招之后，才用右手明掌朝姑娘头部砍去，左肘暗靠对方下肋。这是他的师传绝招“阴阳掌法”，对手如不后退，就接连一掌一肘，如若退后避锐，他跟手“倒转阴阳”，一样动作，只是变换双手而已。这一招恰是险象环生、防不胜防！姑娘见状，既不招架，也不后退，却身体一侧，一个“猿猴过涧”，侧步插了上去，右手伸出一个“金针指”去点对方左肘“捉舡”穴。黑壮汉子大惊，连忙收身抽手，左掌高枕后脑以防对方进袭，右掌护住右肋，似为防卫，却暗藏杀手，这也是“阴阳掌法”中的一法，叫“夜读兵书”。姑娘却不理会，她一运功，使出武当内家拳法中的“沾衣即跌”术，弯起右臂朝对方胯部一击。这一击，犹如狂飙巨浪袭来，黑壮汉子双脚再也站不住桩，一个趔趄，跌了个嘴啃泥。围观的老百姓们看着，情不自禁喝起彩来。

黑壮汉子恼羞成怒，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跃起，解下腰里软鞭就想动手，公子哥儿见状上前一拦，又从囊中掏出一个

小包，把包中那金元宝、金蚱蜢、金钻戒等等统统抖到地上，然后长衫一卸，露出那绣花缎子的紧身衣，朝卖艺姑娘一抱拳：“姑娘果然厉害，刚才那个金元宝算你的了。现在小生把这一堆押下，姑娘能赢，统统归你，如果输了，必要照样赔我。”卖艺姑娘听了，望着地上财宝沉吟了半晌，说：“曾公子，奴可是赢了拿得起，输了赔不出呀！”黑壮汉子已知东家意思，在旁边冷冷地说：“你可以身相抵嘛。”看客们见这一主一仆如此厚颜无耻，以为要把风尘女杰惹恼了。谁知姑娘却是海量，她只莞尔一笑，紧接着立个门户道：“一言为定，请曾公子先进招吧。”那公子哥儿求胜心切，忘了谦让，凝神略一运气，使出了太极拳中第一势——“懒扎衣”。该式也叫“揽雀尾”，是综合所有“太极八法”中的“棚、捋、挤、按”四法，貌似柔软，其实内劲很大。但齐四以行家眼光看，公子哥儿的太极功夫不仅未到上乘，连中乘也不够格，刚才那护院师爷功底比他厚实得多也输了，这家伙怎么敢上阵呢？他不知道，这公子哥儿并无自知之明。他在家喜欢与护院师爷们比本领，只要赢了自有赏银给人家，护院师爷们本来就怕打伤东家丢饭碗，加之输了又有赏银进帐，自然乐得输。这样，他以为自家功夫已练到上乘，一上阵就用出最厉害的招式。齐四看出卖艺姑娘的本门拳功不在自己之下，无论用哪一式对付都足以使对手跌出老远，可不知为何，卖艺姑娘所用武当太乙五行拳中那招“大鹏展翅”，只刚好把推来之掌化掉。接下去，那公子哥儿运出浑身解数，施展的“白鹤亮翅”、“手探琵琶”、“抱虎归山”、“野马分鬃”等等，虽然都稀松平常，卖艺姑娘却仍只是用“金猴窃丹”、“白猿出洞”等招式虚与周旋，一点儿没有占着上风。终于，那公子哥儿打算毕其功于一役了，“唔——”把气一运，先两手十字交叉如贴封条守住门户，继而尽全身所得内劲向前按出，卖艺姑

娘身体就象被牵住似的往后趑趄几步跌了下去。“嗨——”周小忠惊异之声还没落，齐四已一把抓住他，喝声“我们走！”钻出人堆去了。

两人埋头走过一条弄堂，齐四仍然气呼呼的，“败类，把我们武当门人的台都坍光了！”他自言自语，恨恨地说。

周小忠不懂，仰起脸问：“师兄，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还不明白吗？”齐四忿忿地说，“这骚货的功夫比小贼胜出十倍呢，她这是有意输给人家，好去当小老婆呀！”

“哦——”周小忠明白了，也忿忿地一脚踢飞旁边一块石片，“真不要脸！师兄，你看她是谁的门人？我们可以去告状。”

齐四叹了口气，摇摇头说：“我们武当一门再不似当年老祖创立时的样子了，求艺的人鱼龙混杂，谁猜得着？算了，你我就忘了这件事吧，免得胀气！”

“嗯。”周小忠点点头，随着师兄走了。没走几步，他忽然眨巴了几下眼睛，说：“哎，我倒有个办法，今夜那小贼一定与那骚货玩乐，那伙爪牙也会喝酒乱闹，戒备肯定比平常松得多，你我可乘机摸进去，说不定能得手哩！”

“唔……”齐四沉吟了一会，右拳一击左掌，“中！”

三、夜战曾府

当夜，月黑星稀。时交二更，齐四、周小忠各自穿上夜行衣靠，背剑窜出三官堂。那夜行衣靠是用黑布所制，腰袖比平常衣服小，前胸和两只袖弯均钉着钮扣，裤脚上也有两排钮扣，连着厚底开叉袜；头上，则裹着多层青绢，功能宛如钢盔。

两人来到曾府后花园外，先蹲伏在附近树丛里，待到三更梆响，他们确信里面已饱的饱、醉的醉，才各自拿块黑绢蒙住脸，一跃而起，逼进墙根。齐四从囊中摸出两枚铜板，先将其中一枚抛向空中，待到落下时，另一枚也抛上去，“咣”地让它们在空碰个正着，这叫“青蚨问路”。两人猫腰蹲下，听了一会，并无反响，这才互相使个眼色飞身上墙。他们在墙头摆个骑马势，举目四顾，见花园前面的亭台楼阁大都隐入黑暗之中，只东面楼窗里透出几缕黄光，大概是小贼卧室吧。齐四不敢贸然行动，就向周小忠做个手势，打算先抓一个仆役问问路径。

练成武当内家功夫的人都有夜猫子似的眼力，齐四、周小忠也不例外，他俩轻轻落下墙头，踩着花间小径，悄无声息地猫腰往前行走，只见几丈之外有个更夫姗姗而来，便在假山石边蹲下，只待对方靠近时，出其不意，一举擒获。

突然东面传来一声尖叫：“抓刺客——”更夫听到了，把竹梆一丢，箭似的往东窜去。齐四看着倒吸一冷口气，原来更夫的老态龙钟是伪装的，他武功极好呢！刚才若是轻敌，说不定

就大意失荆州了，于是他对这宅内的人再也不敢小看了。当他见身边的周小忠想站起来，连忙一把按住他的肩，咬耳朵说：“好在离围墙近，且蹲在这里看看什么名堂。”

这时院内传来一片呼喊追杀之声和兵器相撞之声。齐四忽然兴奋地朝周小忠说：“你听，从喊杀声一看，是上午那个卖艺姑娘呀！嘿，她原来是用计混进贼寨的，我们帮她去！”说着一拔宝剑“噌”地站起来。

周小忠本以为卖艺姑娘是坏货，心中窝囊得很，这时一听姑娘是好人，心中别提多痛快，拔出剑来就跟着冲去。

曾承泽是曾国藩与烟花巷里的卖唱女子所生，但曾国藩标榜自己是孔孟信徒，熟读四书，恪守礼教，不便把那女子公开纳为偏房，才干出把曾承泽认作义子这掩耳盗铃之事。他对这私生子喜欢得很，见小家伙不如两个嫡出的儿子聪敏，知他学文难成大器，就叫他练武谋官。小贼却不知老贼的苦心，对此颇有怨气，仗着天高皇帝远，免不了胡作非为。这日，他自以为凭着斗智斗力，把卖艺姑娘弄到了手，除开摆酒庆贺，还对府内众人大加赏赐，以图个吉庆。但管家虞卿汝却同少东家看法不同，他本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自然知道伪造忠王自述书的事，曾国藩把他派到这里当管家，一为管束小贼，二为保护那件真迹。他长得瘦瘦小小，有一张橄榄核似的削骨脸，比绿豆大不了多少的眼睛，几根稀稀疏疏的老鼠胡须。此人模样不善，肚里脏水更多。他听到少东家是这么把卖艺姑娘弄到手的，心里好不生疑，就告诉小贼要提防那卖艺姑娘，并如此这般地作了布置，小贼虽然将信将疑，由于老子约法在先，不敢不依计行。老猴精于是叫那黑壮汉子预先钻到小贼床下，再给两个领班的护院师爷“黑无常”赫连逵、“白无常”白耀达交代一番，然后不动声色地陪两个教师——“冰里蛇”徐执、“红雷